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作品

Tuzi Po

彩虹绘本馆

兔子坡

[美] 罗素○著 高晓晓○译



一部关于爱与温暖、等待与希望的童话

一个充满新鲜、生动与幽默的世界。
让孩子们像小兔子乔治那样，勇敢地接受挑战吧！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彩虹绘本馆

兔子坡

[美] 罗 素○著 高晓晓○译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兔子坡 / (美) 罗素著; 高晓晓译. —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4
(彩虹绘本馆)
ISBN 978-7-5388-8223-0

I. ①兔… II. ①罗… ②高… III. ①童话—美国—
现代 IV. ①I71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7466号

兔子坡

TUZI PO

作 者	(美) 罗素
译 者	高晓晓
责任编辑	王嘉英 王 研
封面设计	白立冰
出 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41号 邮编: 150001
	电话: (0451) 53642106 传真: (0451) 53642143
	网址: www.lkcbs.cn www.lkpub.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75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8-8223-0/G · 957
定 价	28.8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作者简介

罗伯特·罗素（1892—1957），美国著名作家，童书插画家。他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同时获得凯迪克奖和纽伯瑞奖的人。他最著名的作品有《本和我》《兔子坡》和《他们强壮而善良》。罗伯特·罗素是一位睿智而独具创造性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孩子们喜欢，大人们也同样喜欢。他经常采用的一种独特的写作手法就是：通过小动物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生活。他典型的美国式的幽默，会令你在阅读的时候，经常停下来，捧腹大笑。1957年，他在康涅狄格州西港的一所房子内去世，而这所房子就是他笔下的兔子坡。

目 录



第一章 新客人要来了 2

第二章 兔妈妈担心了 18

第三章 小乔治唱起了一首歌 26

第四章 阿兰达斯舅舅 43

第五章 固执的伯奇 52

第六章 搬家货车 60

第七章 读书败坏一个人的心灵 66



第八章 威利的糟糕之夜 78

第九章 分配之夜 86

第十章 兔子坡上的乌云 95

第十一章 紧张与冲突 103

第十二章 食物足够大家吃的 111



序

小兔子乔治是第一个把“新客人即将到那栋大房子来”的消息传遍整个兔子坡的。动物们都想知道接下来事情将会如何变化。有些东西很可怕——因为一个家庭的到来意味着猫、狗、夹子、猎枪，还有最可怕的小孩子们！大多数的动物是兴奋的，他们希望新客人是种庄稼的。几年前，大房子前面曾有一个菜园，也许新客人会把过去的好日子重新带回兔子坡的。





第一章 新客人要来了

整座山坡都兴奋得疯了。在山坡的每一面都有着持续不断的吱吱声、尖叫声、私语声和口哨声，动物们正在谈论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一遍遍能听到的只有这么一句话：“有新客人要来了。”

小乔治连滚带爬地从兔子窝里出来，呼呼直喘地喊着：“有新客人要来啦！妈妈，有新客人要来啦！爸爸，大房子里要来新客人啦！”

兔妈妈正轻轻搅拌着熬得很稀的粥，她抬起头，嘟囔着：“哦，新客人来得正是时候，正是时候，真希望他们能在这儿住下来，可不要像上次那些懒惰无能的人一样。三年前，这里曾有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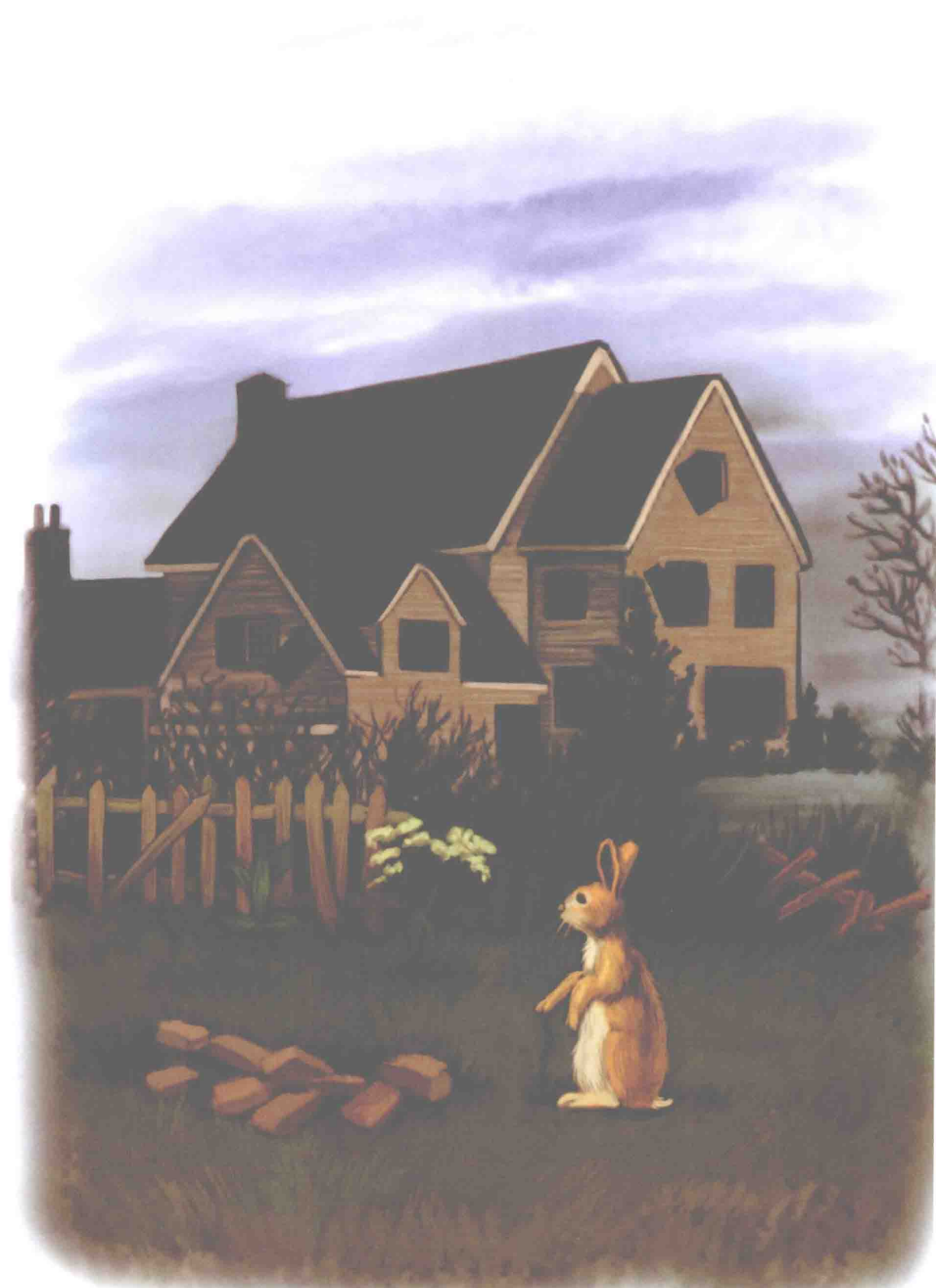


很棒的菜园。那些人在冬天里从来都不储备足够的食物；而去年冬天又是这些年里最糟糕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渡过难关，要是他们不在这儿住下来，我不知道还能想出什么办法。食物越来越少，除了十字路口那个胖子的菜地，连一个弄点蔬菜的地方都没有，可是那个家伙每天都在，还有他的那条狗；最要命的是，要到那儿，每天都得两次穿过那条布莱克路。这该如何是好，这该如何是好——”兔妈妈很是担心。

“好啦，亲爱的，”兔爸爸说，“要试着用一种乐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小乔治的消息也许预示着一段快乐而富足的日子即将到来。要是我出去溜达一会儿，在邻居们住的地方四处转转，顺便确定一下这个最吉利的传言，那么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兔爸爸是一位南方绅士，他总是这么说。

兔爸爸穿过那个长时间无人照料的菜园，那栋巨大的砖房子在暮色中显得黑暗而凄凉。屋里没有灯，周围也没有人，房子显得尤为昏暗。屋顶上的板子早就卷曲了，正在腐烂，百叶窗歪斜地垂着。在人行道和车道上，高高的枯草经风一吹便发出瑟瑟的刺耳的声响。春天到了，大地正在醒来，因此这景象显得更加凄凉。

兔爸爸心怀几分渴望地回想起，曾有那么一段时间，这里（兔子坡）的状况大不一样。那时，草坪上满是美味的青草，如同厚厚的地毯一般；地里也长着茂盛的车轴草。菜园里的蔬菜总是很充



足，自己、母亲还有孩子们都生活得很好，所有的小动物们也都是如此。

那时候，这里住的是好人，还有他们的孩子们；傍晚，孩子们总爱和大人们玩捉迷藏。每当臭鼬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排成一行庄严的纵队穿过草坪时，他们总会高兴地呼喊起来。当时，还有一条西班牙母猎犬，又老又胖，总是和土拨鼠没完没了地大声争吵，却从不伤害他们。实际上，有一次她发现了一只迷路的小狐狸，她照顾他，还把他和自己的孩子一块抚养。让我们好好想想，也许那只小狐狸是福克斯的舅舅，也许是他的爸爸，谁知道呢？兔爸爸想不起来了，毕竟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接着，兔子坡迎来了糟糕的日子。好人们搬走了，后来的这些人卑鄙、懒惰，从不为别人着想。漆树、月桂树和有毒的常青藤完全占据了这片土地，草坪消失了，上面长满了马唐和野草，菜园也不见了。去年秋天，这些人走了，只留下了空空的房子、废弃的黑窗户和被冬季的暴风雪吹打得啪啪直响的百叶窗。

兔爸爸穿过放农具的屋子，过去这里堆放着成袋的种子和鸡饲料，饥饿的田鼠常常领取这份奖赏。如今，这屋子已经空了好几年了，在寒冷的冬季，每一个角落都被搜遍了，一粒粮食也没有了。动物们再也不到这里来了。

土拨鼠伯奇正在草坪边上急切地抢夺一块块乱草坪。他身上的

毛好像被虫子咬过，还有，他太瘦了——和之前那个胖胖的一走一晃的伯奇大不一样。去年秋天，他挤在自己的窝里，一直都没有出来，这样才挨过了冬天。现在他正在弥补失去的时光。每吃一口，他都会抬起头，朝四周望望，嘟囔几声，然后再接着吃。伯奇一边发牢骚一边嘟囔：“看看这块草坪，好好看看——呃——呃——连一片车轴草也没有——还好，新客人来得正是时候——呃——呃——来得正是时候——”兔爸爸友好地和他打招呼，伯奇停住了，站了起来。

“晚上好，伯奇，晚上好。能在这儿再次见到你，我真的感到很高兴。我相信你度过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冬天，在这美好的春天的晚上，我想你的健康正处于最佳状态。”

“我不知道，”伯奇嘟囔着，“我想我的健康状态还行，不过我刚从洞里爬出来，身体太瘦了，可是真该死，光吃这些东西，怎样才能让一个小伙子的肋骨上长点肉呢？”说完他对着这片长满荒草的地——一小块一小块的草坪——厌恶地挥了挥爪子。“上次住在这儿的那些人真是邋遢鬼，就是这样，一帮邋遢鬼。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东西也不种，什么都不管，让一切都完蛋了。谢天谢地，这帮家伙终于走了，咱们终于解脱了，我要说的是，有新客人要来了，他们来得正是时候。”

“我就是想问问你这件事，”兔爸爸说，“我听说有新客人要来了，我想知道你是否有这方面的确切信息。是否有确切的证据证

明来了一位我们渴望已久的邻居，还是仅仅是个传言？”

“传言，传言？”伯奇有点怀疑地说，他抓着耳朵，若有所思地说，“哦，告诉你吧，我听说，两三天前，搞房地产的小伙子和几个人在房子里外转了转。我听说，那个叫比尔·希奇的木匠昨天到这儿来了，在房顶上、放农具的屋子里和鸡舍里叮叮当当地敲了一通，还在一张纸上写写算算了一番。我听说，泥瓦匠路易·肯斯托克今天到这儿来了，围着那些古老的石墙和即将坍塌的台阶又踢又戳，同样写写算算了一通。我还听说——这可是件重要的事。”伯奇摇晃着走近兔爸爸，用爪子狠狠地砸了一下地面：“这个消息真的很重要，我听说，蒂姆·迈克格莱斯——你知道的，就是岔路口旁边小屋里的那小伙子，耕地、种庄稼，做这类活儿的那个，今天下午到这儿来了，好好地把旧菜园、草坪和北边的那块地检查了一番，而且他也写写算算了一通。你对此有何感想呢？”

“我想，”兔爸爸说，“这一切都是好兆头，毫无疑问，新客人马上就要来了。所有的迹象都证明，他们是种庄稼的。有他们在身边，咱们就能生活得很好。要是现在有一片长势良好的早熟禾草……”很多年前，兔爸爸从肯塔基的早熟禾区来到这儿，每当他谈论起早熟禾草总是让人感到有点讨厌。

“早熟禾草在这儿长不好，”伯奇打断了他的话，“在康涅狄格州这儿根本长不好。对我来说，一块长势良好的车轴草和梯牧草

地就行了，有了这些东西，我就能生活得很好。车轴草、梯牧草，外加一些良好的草坪上的草——再加上一个菜园。”想到这儿，伯奇的眼睛湿润了，“一些甜菜叶，也许还有一些绿豌豆，上面再加上一口马鞭草——”面对着一小块一小块的稀疏草地，伯奇突然又痛哭起来。

兔爸爸比刚才更高兴了，他继续散步。毕竟，最近这几年日子过得很艰难。他们有很多朋友已经离开了兔子坡；结了婚的孩子们也全都去找新的住所了。兔妈妈看上去真的瘦了，而且似乎越来越担心。新客人的到来可能会把过去的好日子带回来。

“晚上好，先生，并且祝你好运，”灰狐狸有礼貌地说，“我想新客人就要到了。”

“也祝你过一个美好的晚上，先生，”兔爸爸回答，“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了那件快乐的事。”

“我必须谢谢你，”狐狸继续说，“昨天上午你帮我把那些狗引开了，对付那些家伙我可有点吃不消。你知道，为了把一只母鸡给弄回家，我去了韦斯顿一趟——在这一带，这些天猎物真是少得可怜。我前前后后足足追了有8英里，真是只强悍的老母鸡啊。这家伙很重，当那些狗向我冲来时，我已经快要筋疲力尽了。多亏了你，你把他们玩得团团转，干得真不错，我得感谢你。”

“这没什么，伙计，没什么。别再提这件事了，”兔爸爸说，

“和猎狗赛跑，我很在行。你知道，我生来就是干这个的。哦，在早熟禾区……”

“哦，我知道那件事，”狐狸着急地说，“你是怎么对付他们的？”

“哦，只是在山谷里耍了那些家伙一会儿，我穿过了几块长着欧石楠的地，在吉姆·克里的电栅栏旁甩掉了他们。真是些愚蠢的野蛮家伙。这称不上是运动比赛，很低级的水平。而在早熟禾区，猎狗们可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咳，我为什么想起了这个呢——”

“是的，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你。”狐狸说着消失在了树丛中。





灰松鼠正在绝望地四处乱挖，他永远都不记得自己把坚果藏到什么地方了，况且去年秋天，他也没藏几个。

“晚上好，先生，并且祝你好运。”兔爸爸说，“好运的意思好像是你找到了自己最想要的东西。”他看看正在徒劳挖地的灰松鼠笑着说：“老伙计，原谅我这么说，你的记忆力真是太不如以前了。”

“是这样，”松鼠叹了口气说，“我永远都不记得自己把东西放到什么地方了。”他停下来休息，看着远方：“不过，我能记起其他东西来，记得非常清楚。你还记得过去的好日子吗，那些好